



2012
spring
第一辑

The Land

三
世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 有诗为圳 +

The Land

飞
地

与所谓国家安全相比，对称隐隐觉察的一次意外

雨后，笋尖顶开惺忪的泥土，枯草零件，
晨练的哨音拉合防线，云层摆弄鸟有的阵势
在伪科学馆放松避雷的异端，飞行的酒气巧遇稀释

他衔来一枝蹊跷，旋又顷刻限制
无效的声波缓缓辇送，而弹簧急切之下陡坡
那一粒药丸的顽壳，饱含着胃中扁平如昨的你

2012/4

《飞地》编辑部

Edit | Publish 编辑 | 出版

华时代文化 WOW-TIMES Culture

Organising 策划

雏声初引艺术中心 | 京泽文化

Sponsor 支持

尹昌龙 Yin Changlong

Publisher 出品人

张尔 Zhang Er

Editor-in-Chief 主编

蒋浩 Jiang Hao | 梦园 Qi Yuan | 吕布布 Lv Bubu

Editor 副主编

柳婵芳 Liu Chanfang

Coordination Editor 高级编辑

花间 Hua Jian

Design Guidelines 设计指导

皮建华 Pi Jianhua

Graphic Designer 美术编辑

鲍栋 Bao Dong | 刘化童 Liu Huatong

Contributing Editors 特邀编辑

杨小滨 (台湾) Yang Xiaobin(Taiwan)

明迪 (美国) Ming Di(USA)

金泰万 (韩国) Kim Taekwan(South Korea)

Responsible Editor 责任编辑

许全军 Xu Quanjun

Technological Editor 技术编辑

梁立新 Liang Lixin

Editorial Department in Beijing 北京编辑部

潘漠子 Pan Mozi | 卧夫 Wo Fu

Editorial Department in Shanghai 上海编辑部

肖水 Xiao Shui

Editorial Department in Chengdu 成都编辑部

白鹤林 Bai Helin | 胡应鹏 Hu Yingpeng

Editorial Department in Yinchuan 银川编辑部

张涛 Zhang Tao | 谢瑞 Xie Rui

深圳市华时代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 一刊

Visual Arts 视觉

深圳市湖贝路 2012 号罗湖文化公园剧场西附楼

Address 地址

518001

Code 邮编

0755- 82957220 82957375

Tel 电话

0755- 82957220

Fax 传真

theland2012@163.com

E-mail 电子邮箱

<http://www.poemlife.com/forum-81-1.html>

Web 网站连接

飞地丛刊

Weibo 新浪微博

<http://blog.sina.com.cn/u/2763209230>

Blog 新手博客

<http://site.douban.com/157362/>

Douban 豆瓣书站

程度 Cheng Du

Acknowledgement 致谢

王俊 Wang Jun

Cover picture 封面图

	文本		
006	西川作品	061	花间的诗
022	吕德安作品	061	曾居一的诗
027	吕德安答《春台》木朵	061	槐蓝言白的诗
	关注		
031	黎衡作品	062	蒋志武的诗
035	憩园作品	062	吕布布的诗
	专题		
039	纪录	063	何进的诗
	访谈	064	刘虹的诗
041	印象深圳 / 孙文波等	064	莱耳的诗
	话题	065	刘永新的诗
045	存在一种“深圳诗歌”吗？ / 周瓒	065	廖令鹏的诗
	言论	066	李双鱼的诗
047	万紫千红 先锋的奔涌 / 萧相风	067	楼河的诗
	档案	068	李似弘的诗
054	阿翔的诗	068	梁小曼的诗
054	半遮面的诗	069	桥的诗
058	郭蕙的诗	071	齐乙舜的诗
058	从容的诗	071	孙夜的诗
059	陈马兴的诗	072	太阿的诗
059	莞君的诗	072	苇白的诗
059	黑光的诗	073	晓水的诗
060	樊子的诗	074	萧相风的诗
060	何鸣的诗	075	一回的诗
		075	余文浩的诗
		075	紫穗穗的诗
		076	谢湘南的诗
		077	远洋的诗
		078	依尔福的诗

	事件	
	观点	
080	诗歌与艺术，语言与视觉 / 鲍栋	163
081	场域、语言、跨界 / 孙磊	
083	存在的语言 / 张尔	
085	中国当代艺术与诗歌第一回展 / 蔡影茜	176
	文献综述	181
087	镌刻于墙壁上的历史 / 世中人	189
089	阐述词场—诗歌计划的民刊展 / 阿翔	195
	讲座	198
091	德国艺术家基弗与诗人策兰 / 王家新	
099	写作的两极·对当代诗现状的简单描述 / 孙文波	
104	自省与汉字 / 焦应奇	200
	论坛	201
114	当代诗歌写作的现状与传播的可能	
122	视觉艺术语言与诗歌语言的对话	
	声音	205
140	朗诵	207
141	民谣	
142	末日催眠 颜峻微型音乐会	
143	表演 诗剧场—乘坐过山车飞向未来	208
	深度	211
147	微观知觉和语言的启蒙：论臧棣 / 耿占春	
	视野	
	纪念玛丽安·摩尔 / 伊丽莎白·毕晓普 / 黄茜 译	
	刊外 / 萧开愚 / 迷诗（法国）	
	广场	
	悲欣交集的凝视 / 王博	
	法国贝尔热拉克 / 韩博	
	怎样修理打口磁带（外一篇） / 颜峻	
	要写诗 先饿体肤 / 杨道	
	计划生育之我见 / 向祚铁	
	视界	
	线与绘、看与摹 / 鲍栋	
	王俊作品	
	链接	
	摩天大楼下的米诺斯迷宫 / 黎远远	
	雏声初引艺术服务中心	
	资讯	
	诗歌	
	文化艺术	

◇
文本

◇
西川
吕德安

· 西川 ·



西川，生于1963年。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系2002年美国艾奥瓦大学国际写作项目和亚太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07年纽约大学东亚系访问教授、2009年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写作系奥赖恩访问艺术家、2010年香港浸会大学访问作家。著有诗集、诗文集、散文集、随笔集、论文集、评著、译著、编著十余部，其中最新著作：论文集《大河拐大弯：一种探求可能性的诗歌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译著盖瑞·施耐德诗选《水面波纹》（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译著《重新注册：西川译诗选》（民刊《谁》杂志专刊，2012）等。曾获上海《东方早报》“文化中国十人物大奖2001-2011”、鲁迅文学奖（2001）、庄重文文学奖（2003）、1999年德国魏玛全球论文竞赛十佳、德国联邦文化基金会奖修金（2000, 2005）、美国／意大利拉涅利城堡基金会奖修金（2006）等。参加过1995年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1997年法国巴黎瓦尔德玛涅国际诗歌节、2002年美国芝加哥人文艺术节、2004年和2008年德国柏林国际文学节、2009年加拿大温哥华国际作家读者节等。郭文景根据西川长诗《远游》谱写的管弦乐作品由香港管弦乐团2004年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首演，指挥：艾杜·迪·华特（荷兰）。意大利艺术家马科·罗泰利以西川诗歌作为元素之一创作的大型装置作品《诗歌之岛》展出2005年第51届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孟京辉根据西川作品改编的实验戏剧《镜花水月》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2006年在北京东方先锋剧场公演，2007年上演于墨西哥瓜纳华托第35届塞万提斯国际艺术节。西川曾出任2009年德国、奥地利、瑞士三国文学之家联盟组织的《诗意图：中国当代诗歌海报展》策展人。

麻 烦

空调需要加氟了，旧了。
需要加氟的空调更加敌视看不见的大气了。
大气中的核放射物质像抢购碘盐的人拦也拦不住了。
愚蠢一旦变成时尚就拦也拦不住了。——哎慌张的人总是可怜的。
黄河流域出现长江流域的气候了。乱了。
伏在北方原本干裂的木桌上可以写杏花春雨的诗篇了。
霍金，那个伦敦的外星人，用金属声预言地球坚持不了200年了。
可我居住的城市还装嫩呢，楼房还在长个呢。——祝它们坚持发育1000年。
我原本居住在市中心，搬出来就搬不回去了。市中心全建成酒店了。
临时生活或极昂贵或极便宜。但愿地震也是道德的，别震穷人的房子。
穷人和富人互不需要的小资趣味现在殊途同归了。
西方和东方的浪漫相互需要，也殊途同归了。我要去拉萨那最高的人间呢。
可是现实一点儿吧，请现实一点儿，——我60年代的牙又需要补了。
到了坏牙的年龄我爱上诸子百家这老人的学问和春秋战国的星空了。
我知道死人也不是安静的，但两千多年前的死人好一些。
他们不操心煤气灶两个炉孔坏掉一个这类事。——我叫的维修工还没来呢。
我的水管漏了，虽不严重但地板已经拱起，仿佛在闹鬼。
我的房顶被楼上那个热爱钻探的家伙给钻穿了，他也不道歉。
他越来越大胆地活成一个不会道歉的人了，——鬼都怕他。
他以为可以装修出一个世界。祝贺他拥有了一个与时俱进的崭新的自我。
我房顶上的灯泡还亮着，——有电。百度比Google更有电。
不明白李耳为什么变成右派了，而左派为什么靠近孔丘了。
感觉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你就自我证明是个中国人了。
站在三岔路口上不知何去何从，就撒泡尿，然后坐下，——你是个中国人。
不论你抬头看没看见月亮只要你能背诵“床前明月光”你就是中国人了。
你想站在西方的月亮下大声背诵《独立宣言》你就逃不脱做中国人的命运了。
仅中国和西方还搭不成世界我告诉你，还有身毒和大月支。
拜观音，拜太上老君，烧香如放火，你除了是中国人还能是谁呢？
你内佛外道或者外佛内道，四大皆空却依然我执，你除了是中国人还能是谁呢？
拜上帝的洪秀全把自己拜成了耶稣的弟弟，是中国人都明白这是咋回事。
复杂吗？想想。但你从不想何谓中国人你乃是真正的中国人。
中国人对付中国人：里通外国罚款200，乱闯红灯也罚款200，大概是这样。
听江上一声大雁，只有中国人为写不出诗来而着急，大概是这样。
喝茶与喝咖啡，口味不同而已，但都需好山环列，好水过眼前。

偷税漏税盖豪宅于山水之间，骂当权者于山水之间，不亦快哉！操！

摸着石头过河可河水太深了。——智者乐水。

河上的船漏了，船上的修补派和凿沉派两拨人打起来了。

凿沉派骂修补派不是好鹦鹉因为他们学舌还不承认。

修补派回应你们才是鹦鹉因为你们真正在学舌。

河上的船漏了，岸上看热闹的人起哄了，如在唐朝在宋朝。

人一起哄就变得年轻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新闻走在事实前头是好作家和坏记者的共同梦想。

而在摄影机前一本正经是阴谋家的常态。

常态，我要说的正是常态，如政治问题总被道德化。

而今道德问题又被男女关系化了。

而男女关系成了贪官们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了。

谁浪漫也不如贪官们更浪漫。

但不男不女已在青年人中时髦好几年了。

一转眼我儿子就要上初中了。

儿子的数学题我已经不会做了。

我要喝杯冰水，忽然想到

该换个大号冰箱了。

2010.10, 2011.3

俗气及其它

俗气，就是有点人间气

就是不超前，就是落后时代30秒，但也不能落后太多。

说到俗气——生活俗气一点就舒服一点，舒服一点就感觉世界美好一点；

我每天醒来可不是为了看到一个糟糕的世界。

如果你认为我已放弃了理想，这是你的看法。你也许会说我这是在凑合，说就说吧。

那么凑合：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我凑合着。

我并不为此而脸红。我喝最好的茶、听最好的音乐。

我从不靠近法律划出的边界，法律就是一条狗，你不走近它它就不出声。

所以和边界保持3公里距离是适宜的，所以应该守法地走在马路的右侧。

靠右行你并非不能回家（有时需要绕个远），靠左行你有可能就一路走到了天国。

那么边界：边界是别人划定的，

他们一定有道理，尽管不一定是我的道理。我这样说 说明我活成了别人。

但我活着，请为我鼓掌。我这样说 说明我活出了一种境界——不是你说的“境界”。

老是边界在胸的人一定是准备越界的。越到边界那边有什么好？

我想他们在那边一定缺吃少喝。或者他们并不缺吃少喝却依然闷闷不乐。

那么闷闷不乐：有些人欣赏这种状态。
他们说一个朝气蓬勃、天天向上的人怎能理解月亮的忧伤。
他们是艺术家，他们是不满意的人，他们是批判者。
可月亮有什么好忧伤的——它又没有眼神儿和肚脐。说月亮忧伤的人一定是疯了。
登月旅行活动一旦开始，我建议首先把他们送上月球并且不许他们买回程票。

2010.10.2

我思想的群星来到芝加哥上空

我思想的群星来到芝加哥上空
其中一颗下降，沿希尔斯大厦顶部的两根电线杆下滑
芝加哥人喜欢立电线杆于大楼楼顶
就像北京人喜欢在三十三层楼上加盖太和殿的歇山脊
或者在三十四层的楼顶四角设立四尊白水泥天使
芝加哥摩天楼顶部的电线杆不同于第三世界的电线杆立在狭窄的街道旁
被乱麻般的电线拉扯，被三轮车和暴发户的兰博基尼冲撞。

我的十万八千颗星星，思想的星星，停在无云的空中有如UFO静止的巨阵
俯视这帝国主义的钢花铁水：
这电力的奇迹、石油的奇迹、蜿蜒于高密度楼宇之间的铁轨的奇迹
我的一颗星星下降当一架小飞机大摇大摆地掠过曾经是洋葱头遍地的芝加哥
我的星星没见过世面所以小心眼儿
它要用金刚小刀撬下芝加哥路灯灯罩上的红玛瑙
还要刮下百货商店前毕加索那并非上乘之作却大名鼎鼎的雕塑上的红漆
还要堵住玉米大楼里每一辆汽车的排气孔

芝加哥也是一群星星约三百六十万颗没心没肺疯狂闪亮
是泰山般的资本没心没肺，是天才的大脑、秃脑门或茂密的头发疯狂闪亮
那来自五大湖的风
嗖嗖吹起身高二十米的永恒巨星玛丽莲·梦露的白裙子
而只有身高二十三米的男子，更大的星星，才能将她抱在怀里
他们的色情不是我们的色情
于是来自中国的吸烟者闷闷不乐，不合时宜地点燃手中赞美恶习的烟卷

不论何处都有不知如何使用自由的人（不是开玩笑）
只有芝加哥人懂得如何使用自由，所以他们抗议，罢工，做爱，依赖咖啡
依赖远方老旧的缝纫机坚持低成本劳作以支持本地的时尚
而无情的石油老虎、蛮干的电力大猩猩
远道来到芝加哥，化妆成石油的小猫和电力的小猴子

这是伟大的城市，星星吵闹的地方
世界围绕着它选择暗淡

三百六十万颗星星遮蔽三百六十万个欠账不愁的懒鬼
三百六十万个游手好闲的梦想家为暗淡的世界贡献价值观、诗歌和垃圾
我思想的群星路经芝加哥上空
顺手从地上拉起因歌舞过久而显得疲倦的芝加哥（一出歌舞剧）
那安静的桥梁将身子耸得更高些
黎明，桥梁上有孤独者再看一遍他熟悉的风景
感觉世界如此壮丽如此陌生。

2011.12.11

不要剥夺我的复杂性

既不要从右边剥夺我，也不要从左边剥夺我；既不要为我好而剥夺我，也不要为我更好而剥夺我。

剥夺我就叫疼而这还是好的。

如果你剥夺一朵花的复杂性它就死掉；如果你剥夺一座坟墓的复杂性比如抽走一块墓砖，它就给你垮掉，将你捂死在别人的墓穴。

我看似简单但我其实复杂，像蚊子一样比深蓝计算机更复杂。

大象明白这个道理，从不否认蚊子的复杂性，所以它对钻进耳朵讲下流故事的蚊子毫无办法。

下流的蚊子像知识分子一样复杂，所以保持着知识分子那或真或假的独立立场，这本身已足够复杂。

虽然蚊子寿命短暂但它依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你请消灭蚊子试试看。你敢否认大自然的尊严那也请试试看。

大自然通过保持复杂性而保持尊严——我也一样。

所以别拔我的羽毛，别改我的日历，别撕我的日记本。

我生在革命的1963年。不要把我剥夺成一个只会说NO的傻瓜。我曾在1980年代死里逃生。不要把我剥夺成一个不会说NO的傻瓜。

也不要把我剥夺成一个英雄；

也不要以为英雄总是站在剥夺者一边或剥夺者的对立面；也不要以为英雄不复杂，就像凡夫俗子并非不复杂。

当你想要一个真实我给你一个虚构；当你想自我虚拟我用一把钉子钉住你的双脚在大地上。

我在1992年变成五个我：苦涩的我、怀疑的我、不确定的我、笑出声来的我，以及行舟于汹涌冷酷的历史之河的我。

所以在2011年我认定将世界区分为黑白两造的人缺心眼。

连黑白照相机都能容纳灰色，更别说善于分辨浩荡秋天十万种色彩的我。

公鸡不打鸣时我打鸣。

不要把我剥夺成一只公鸡；更不要以为你剥夺了我就剥夺了公鸡的复杂性。为了保持公鸡的复杂性请不要剥夺我的复杂性。

我复杂因为四周的鸟雀和走兽是复杂的。

我复杂但现在我累了，愿意暂且闭嘴。我闭嘴但依然复杂。本诗到此结束

2011-12-20 孟买

垃圾吟

1.

未来者亦制造垃圾不可避免，他们将在未来制造过去那是肯定的，如现在的他们或我们。现在如过去——时间中的一环。而时间究竟是个什么东西？——难住了孔夫子。孔夫子观汶水东逝，感叹时间永续，如垃圾堆上眺望星空的无名者。

中国的星空如印度的星空、埃及的星空，值得眺望。据说星空时间有另一种算法，而大地上的时间，在 或者 不在，疼痛说了算，饥饿说了算。疼痛与饥饿如岩石暗礁 杠在时间之河，这是时间的大风景。

而快乐总是自以为是的。而假信仰真能拯救一些人。而假信仰与真信仰究竟区别何在？

2.

你吃喝，你跟着他人走，你有吃有喝。你以为你可以自己走。——走好您呐。没吃没喝的人没得选择，只好把自己活成一堆垃圾。——先愤愤不平，之后默默无声。总之是活着，看见蓝天也不激动。废物。

废物而活着，而牙疼，而腰疼。——你倒在自己的床上，或倒下而没有床。不像你坐下而没有椅子——那是有人与你开玩笑，撤走了你的椅子。如果你倒下，倒向一团空虚，不一样，不开玩笑，真的，祝贺你倒向了形而上学。

制造垃圾也可以让人从早忙到晚。你急急忙忙制造垃圾，好像干完这事还要去干点别的。就像喜鹊，忙完了吃喝还要忙交配，还要忙着宣示好运和优美，余下的时间，打听适于死亡的山坳和树林。就像某人，走出办公室，解放的感觉，第二天还要回到办公室。

看出了你的本能、你正确的判断、你错误的判断。你回头看，垃圾在那儿，有味儿，比如球鞋，有体积，比如农贸市场，湿乎乎的，对苍蝇正合适。你从那里走来，回头看，或者看见什么，或者看不见什么。看得见的你管它们叫历史，看不见的你管它们叫埃尘。

3.

透过眼镜片上的埃尘，隔着窗玻璃上的埃尘，我看到对面破旧的五层楼的楼顶上 凌乱的碎砖头中间 呆立着三架热水器。楼内无人。白天无人夜间也无人。透过对面那蒙着尘埃的玻璃窗，隐约看得见一个房间内被丢下的污浊的书本、碎镜子，以及一件旧衣服。

一张胡乱写下箴言的纸，是的，垃圾，一张用过的电影票，是的，垃圾，一份文件、一个不满、一个自鸣得意、一座大楼、一辆挖掘机、过期的报纸、账本和海报。

4.

变森林为纸，变纸为书，变书为纸浆，变纸浆为再生纸，变再生纸为纸板、纸箱，变纸板纸箱为垃圾桶，但变不成森林。就是这样。你也许会说：万物归于尘土，大地生长森林。也对，也不对。

没有确保大地一定会生长森林的神谕，没有维护饿虎食人的正当性的教条，没有应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部族普遍存在的小偷小摸现象的法律。正确与错误我们分辨一生。啊，污泥浊水的正确与错误、泥沙俱下的正确与错误、滚滚洪流的正确与错误。

5.

你吐痰，不够滚滚洪流，体面人觉得不舒服。你倒掉剩饭菜，爹妈责骂你浪费因为他们是穷人。你像石头一样滚下山坡，山羊兄弟认为你可耻。你满怀信心地制造垃圾，好像表面制造的是垃圾而实际上制造的是别的。今天的你怀疑昨天的你。

你将平房抬上30米高的楼房，世界在变。日本地震，黑色的海浪冲上陆地以垃圾打头阵。阿拉伯之春，汽油浇在茉莉花上，纵火全是为革命。——而此刻在此地，人们造海造山全是为幸福。有人爬上山去，在那里造云彩，又从云端跃下，落在盛开的花朵上，依然是死。

一辆汽车冲到眼前，有可能撞上你，把你撞成一摊垃圾。但一只蜻蜓冲过来，又总是绕你而去——它死也不死在你手里。如三轮哥从两辆飞速相撞的汽车中间闪身而过。

6.

但是说点别的吧。我看出了走出银行的人，东张西望。这一刻，他不是垃圾。这一刻，他心事重重。他可以用兜里的钱买包子，买书，或者施舍给路边要饭的人——不管真假，或者去发廊找个不会干活的女子——她会呻吟。

他也可以就这么揣着钱，体验一把兜里有钱的感觉，再回到银行，把钱重新存进自己的账户。当他再走出银行的时候，新上市的楼盘已经被抢完，超市里有毒的牛奶已经全部下架，一个美丽的女人走上前来把一个小孩塞到他手里，说：这是你的孩子。

我朋友说：再美丽的女人拉出的屎也是真的。——干吗非要把事事都挑明？

7.

所有的人一起把垃圾堆到门前是什么样？所有的人一起把污水泼向地面，从平房，从楼房，甚至从豪华公寓的阳台上，一起泼出一场污水之雨，岂不会是一桩奇迹！所有的人一起按按钮，拉绳子，冲厕所，该演奏出多大的噪声！如果一个人有心，利用这一机会，他该能发出多少电力！

垃圾车播放着80年代的歌曲《春天的田野》把垃圾运走。市政管理者和居委会大妈总是落伍的。不理解：垃圾和音乐的关系，垃圾和音乐和北京的关系，垃圾和音乐和北京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垃圾和音乐和北京和社会主义和古老文化的关系。快乐的音乐所掩藏的，正如厕所里的香水所掩藏的；我不反对这快乐的音乐。它回荡在小巷里，仿佛垃圾也是快乐的。

我出门，遇到垃圾车，我再出门，又遇到垃圾车。不是垃圾车故意就是我故意。此乃小垃圾。

8.

而大垃圾。那些搬不走的，比如楼房，比楼房更大的，比如常识，比常识更大的，比如思想。搬不走，自己走吧，不知道究竟是对面的是垃圾，还是自己是垃圾。搬不走垃圾也搬不走自己，自己就成了垃圾。

9.

15年前我爬上过垃圾山。现实的垃圾山与象征的垃圾山。是一堵垃圾墙横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我在那里遇到过康有为和梁启超的鬼魂。一座城市把自己转化成垃圾之山，堆在城市的身边，怪不得谁。一座城市里的三教九流，把高级垃圾、低级垃圾堆成一座山（或十座山），为分拣垃圾的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吃垃圾这碗饭和吃别的饭本质上没有不同，就是脏，就是与恶臭打交道，但同样可以享受到春风袭来。一个流鼻涕的小男孩在垃圾堆上抱住一个流鼻涕的小女孩同样是浪漫的。

41年前我曾与同伴们高唱过一首垃圾歌：“哎呀，风一吹，纸一飞，捡破烂的老头玩命追。”我们唱的是垃圾调，押的是垃圾韵，说的是垃圾人。垃圾堆里站起来垃圾人。爱他是矫情，不爱他是否正义。

垃圾人来了，穿着盗版adidas，喘着呼噜声，洋洋自得因而夸夸其谈。

2011.4

013

红月亮来了

世上的万木正进入冬季
世上的银行正面临倒闭
世上的广场正在被占领
世上的情侣正急入佳境

红月亮来了。

如若在商代它会被刻录于龟甲
如若在晋代它会被干宝写进《搜神记》
这怪异的红月亮
其西北方的御夫座大排宴席
其东南方的猎户座冷冷清清
命属天蝎座的人终于望见天蝎座
让他们哭过一遍再哭一遍
然后肃立，仿佛对面站着伟大的命运

红月亮来了。

这对月亮是大事对我们也是大事
月全食，正赶上朗朗天宇
满足了大地上万千诸葛亮的掐指算计
而不谙算计的人们只有目瞪口呆
但见月亮一变暗，群星便涌现
群星一直高悬我们头顶
如同我们的百代先祖一直守在我们身边
看着我们得意，看着我们失意
看着我们内急而找不到厕所而将厕所盖起

红月亮来了。

如若在晋代这是战乱的征兆
如若在商代忠臣就要进谏
就要等着下油锅，被剖心，被剁成肉酱
这美丽的红月亮也是不详的红月亮

带来宽袍大袖的鬼魂
歌唱，不出声；吟诵，不出声。
李白从未写到过红月亮是有意避写吗？
空旷夜晚一个牵狗的男人抬头望月
想活成唐朝人而不能

红月亮来了。

热电厂的大烟囱喷出浓浓白烟
网络上的坏消息让人不耐烦但也沉沉入眠
古语：月映万川
这怪异的红月亮也君临万川之上
如若在三十年代，它会被指为伤心的月亮
如若在七十年代，它会被指为革命的月亮
而此刻它只是来寻找与之贴切的形容词
红月亮对于它自己也是陌生的

红月亮下，
十字路口上，
一个摆弄相机的男人
打手机给家中老婆
大声抱怨
这是什么破相机！

2011-12-15

八段诗

1. 哪一朵色情的桃花

哪一朵色情的桃花曾梦见过这只多汁的桃子现在被我咬下一口
并想到这个问题在西王母的蟠桃园中？
我，齐天大圣，偷偷地进来，还得偷偷地出去。

2011.6

2. 面向大海

面向大海，背向城市。
意图面向海底的城市，珊瑚和水母的城市，5万年前的城市，
却看见了空中的城市，那里游荡着狗熊和山猫，是没有时间的城市。

2009.10

3. 习惯性想象

一想到蛇，必是毒蛇，仿佛除了毒蛇没有蛇；
一想到鲨鱼，必是吃人的鲨鱼，仿佛全世界都是迪斯尼。
对那些无害的蛇和鲨鱼，作为一个成熟的男人，我要说一声“对不起”。

2009.10

4. 新江南

天空阴沉这是旧江南。新时代的小鸟飞在旧江南的天空。
旧江南的江面上机动渡轮半新不旧，虽新而旧，走着旧日的斜线。
对岸的楼房盖得比山岭高出一截这已是百分百的新江南。

2011.6

5. 传统和鬼

有传统的地方人多鬼多，甚至人少鬼多，甚至无人而有鬼。
听一人讲话我知道他是鬼，但我不愿点破：
害怕吓着鬼自己，同时也吓着听他讲话的其他人。

2011.6

6. 关于原子弹的对话

同事说：我反对原子弹掉下来炸我一个人！
另一位同事说：如果原子弹哑了火，真有可能掉下来砸死你！
再一位同事说：什么境界呀你们这是？要是原子弹袭来你们先撤，我顶着！

2011.3

7. 老演员

老演员演别人，一辈子活六十辈子，可以了。
终于到了戏演完的时候，酸甜苦辣还在继续。
老演员演别人终于演到了自己的死。请安静一会儿，请关灯。

2011.4

8. 小演员

化了装的准备登台的小姑娘粉衣粉裤，肩膀露在风里。
她既不快乐也不悲伤，像其他小姑娘一样。
在迈步登上那古老的露天舞台之前的一瞬间 她提了提裤子。

2011.4

|译作一首|

本诗系美国垮掉派领袖人物盖瑞·斯奈德最新作品。

他本人特授权西川在中国发表此诗的译文。

本诗主题为反核与保护生态。

夜晚故事

盖瑞·斯奈德（美）

冬天曾是加州土著讲故事的时间

供暖系统瘫痪，昨天几乎整天我都在忙活。

一号电机、二号电机、老旧的逐渐淘汰的三号电机、

电池组、巨大的电荷轨迹逆变器——太阳能板——

统统罢工——黑暗中冰冷的早晨——

回到往昔，煤油灯——蜡烛——烧柴的炉子从不出错——

三号本田替补电机，运转错误？欺骗了逆电器给指令开始了容积充电？

昂南^①绿色的大机器——以丙烷为燃料——拒绝工作——

（有回发现是一个空气清洁器受堵；油滴从内部深处喷上来。）

（我努力记住，机械总可以修好——但已决定放弃一天的安排——回到体力活——叫来更在行的朋友——煮茶——守着你的工具和麻烦放松，开始享受这一天。）

我们住这儿的头十五年，用的是煤油灯。高大原生的黑橡树树荫里是我们沉重的屋瓦；

切莉，西格弗莱德长期的女友和伴侣，总开一辆9吨卡车携3/4英寸厚碎石，会随时出现。每个冬天湿泥吞尽砂砾，特意留出几条邦硬的路渗下冬雨和融雪。当然你也得在路旁挖沟。

1962年与琼妮一起穿越九州岛，逡巡于长崎一带。那儿有繁忙的街道和咖啡店、葱绿的树木和花园，有生气的地方。

但在岛屿中部阿苏山庞大的活火山口，直径十五英里的火山口，看到长崎来的观光客，他们是那些日子的幸存者，被烤灼过的脸上闪着扭曲的疤痕。之后，读《赤脚根》^②。